

影后 胡蝶



冯俐 著

■ 中国电影的第一代影后，也是第一个在国际获奖的中国女演员。然而她的命运却笼罩着历史的迷雾疑云……

■ 丈夫无辜入狱，胡蝶神秘失踪，戴笠的“痴情”令胡蝶与亲人咫尺天涯。直至戴笠死于非命。……

■ 1966年胡蝶息影。1989年胡蝶在温哥华的家中安然长逝。她留下最后一句话：“蝴蝶要飞走啦！”



影后胡蝶

冯俐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后胡蝶/冯俐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7

ISBN 7-5059-2720-5

I.影… II.冯… III.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3931 号

书 名	影后胡蝶
作 者	冯俐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上海发行所
责任编辑	洪烛
责任校对	赵小刚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河北省阜城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2 千字
印 张	12.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印 数	20,001-2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720-5/I·33
定 价	19.9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狂流》剧照



《姊妹花》剧照

星海中的胡蝶

——《影后胡蝶》代序

黄宗江

今春，应邀香山古刹旁小住，未闻朝钟暮鼓，却朝夕速观电视剧《影后胡蝶》，如遇故人。

我是四十年代之初才进入上海影剧圈的，胡蝶女士是三十年代电影红星，我们无缘相处，用上海话说是“勿搭界”的，的确是各有其界的。再准确些说，我辈自以为是进步的、革命的，而视胡蝶为市民的、商业的，我们这些“艺术家”是并不尊重“明星”的。直到后来在一些史籍与回忆录中得知夏衍奉瞿秋白命，以黄子布姓名打入明星公司，做了许多工作，我这样的人始惊悟，我们与市民，与明星划界才并非怎样革命的。

我做为三十年代“反动小孩”（此语出于我在“文革”中曾被封为三十年代反动文人，我正名曰：反动文人实在够不上，只能称反动小孩），其反动之一端，在于我是国产电影的一个热心小观众，热衷于观看江青封赠的三十年代黑线人物田汉、司徒慧敏、孙师毅、郑君里等所主持的进步影片，尤其是联华公司的影片，深得我辈之心。对于明星公司的明星是不追星的。直到后来，逐渐摆脱了自己的“左”，才意识到真正的革命势力介入，深入了市民、市场之中，才真正地成为革命的动力。就说胡蝶的代表作《姊妹

DK01/24

花》，我做为三十年代小孩是看过的，当时觉得也还可以，但总觉得有些俗气，不如郑君里、黎莉莉那样的“火山情侣”合我情调。今日反顾，反思，像《姊妹花》那样的故事，姊妹二人流落不相识，以至一贫一富，贫富悬殊，种种冲突，不是现实的阶级矛盾又是什么？这也是由于革命党人夏衍诸同志的介入才得在文艺上开花结果的。这样的姊妹，这样的花朵，这样的明星，是载入中国电影史、革命的电影史册的。

我说过我无缘得见胡蝶，其实也见过，做为演员，却是她见了我，而不是我见了她。时于雾重庆话剧演出，某日我化了装在后台，听人说胡蝶在台下看戏，我无追星癖，亦未惊喜。事后，与夏公（衍）闲步，他淡淡地说起，曾在街头遇胡蝶。胡蝶说：“黄先生（子布）依也来啦重庆？”她并不知道黄先生即夏衍是何许人也。这淡淡的一笔在电视剧《影后胡蝶》中也是轻描淡写的，其影响却又是极其深远的。

还有浓浓的、墨黑森森的一笔，就是胡蝶被恶棍，首先是政治恶棍，也是生活中的恶棍戴笠霸占。这在生活中是一险笔，在文字与艺术中的处理也是险笔，也只有如实道出才见其真，电视剧中这一笔是能让人感到如实的。它描绘了一个恶棍的爱情，是爱情，但更是恶棍的。胡蝶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其悲剧也是如实的。幸得解脱，颐养天年，观众是为之宽慰的。

我常感到当代一些出色的年轻的作家们，虽无旧时代的经历，却由于苦读、苦想、有着自己并未生活过的倒生活。今昔相通了，既能着墨现实，亦能着墨历史，有历史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如《影后胡蝶》的年轻作者冯俐是属于这样作家行列的。欣为其作忝为之序。

目 录

星海中的胡蝶（代序）	黄宗江（1）
------------------	--------

一、从瑞华到胡蝶	（2）
二、摄影场露怯	（21）
三、初涉爱河	（41）
四、胡蝶与“三巨头”	（62）
五、同病相怜的阮玲玉	（81）
六、痴情女子负情郎	（102）
七、未披婚纱先上公堂	（121）
八、法庭胜诉	（140）
九、再续情缘	（159）
十、“红颜祸水”与张学良	（180）
十一、杜月笙的“一句闲话”	（199）
十二、国难当头	（218）
十三、“影后”会晤卓别林	（238）
十四、出演《姊妹花》	（258）
十五、分不出是喜还是悲	（278）
十六、逃离香港	（297）
十七、偶识戴笠	（315）

十八、神秘失踪	(334)
十九、再获自由	(355)
二十、“蝴蝶”飞走了	(372)
后 记	冯 俐 (392)
冯俐：追寻蝴蝶梦（责任编辑编后絮语）	洪 烛 (394)

如同是透过了遥远的记忆，在那既昏暗又显得无限温暖的如豆的灯光之下，一切人、物都是那么既模糊又清晰——

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响亮地啼哭着。

年轻的父母在为婴儿忙碌着……

1908年，一个女孩子降生在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一幢普通的民宅里。初为人父的胡少贡跟妻子一起为女儿起了个小名叫宝娟。他们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女孩子，20年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影迷“册封”为皇后——电影皇后。

这个宝娟，就是日后风靡中国影坛，至今仍盛名不衰的影后胡蝶。

一、从瑞华到胡蝶

电影诞生于1895年，10年之后传入中国。到了1924年，也就是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上海已经有了许多家电影院，也有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拍电影的公司，有了电影明星。不过，还是有许多人仍把电影叫作“电光影戏”。

上海的一条弄堂里。像是听到了“看热闹去”的号令，弄堂里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向弄堂口聚集。孩子们一边跑一边喊着：“看拍电光影戏去喽——”

“拍影戏的来了。拍影戏的来了！”

弄堂口，拍电影的摄影师正在支起老式的摄影机，老式的摄影机是一个架在木制三脚架上的木制的长方形的扁匣子。架好机器。摄影师将鸭舌帽的帽沿拉到脑袋后面，伏身凑近木匣子上的一个小玻璃框子，调试焦距。

摄影师前面，穿着西装、胸前挂着领带的导演指挥着演员们赶紧换衣服。此时正是初春时节，演员们却脱了大衣，露出夏天穿着的衬衫。看演员们的装束，这似乎是一场江湖追杀的戏。演员们在寒风中边跳着脚热身边搓着自己裸露的四肢。演员的脸都抹得很白。

四周看热闹的人们都忍不住替演员们感到寒冷。挤在人群中的胡瑞华和她的同学徐筠倩互相看了看。

胡瑞华吃吃地笑着：“看一会儿真要冻出人命啦。”

徐筠倩：“我爸爸也看过拍电影，回家就说一定是疯人院出了岔子，要不这些人都从哪儿来的呢？”

胡瑞华：“你是不是知道今天有拍电影的，所以早早地就跑来找我？”

徐筠倩：“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

两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这时，一辆人力车穿过那些正在扮戏的演员。向弄堂里走去。人力车夫走出好远，还扭着脸往这边看着。

导演回头问摄影：“OK？”

摄影作出“OK”的手势。导演一挥手，高喊一声“开麦拉！”已经站好了位置的演员们开始“厮杀”起来。

导演嚼着口香糖，拿着手执喇叭不停地大声喊着：“打呀，打呀，打得凶一点！再凶一点！要跟真的一样！老李，你要再英勇一些！”他满意地点头，又喊：“挨打的，挨打的人要有痛的感觉！那个摔倒的，就地打两个滚！”

摄影师全神贯注地伏在摄影机上，右手抓住摄影机右边的一条铁柄，不停地上下摇着，摇出轻微的“嚓嚓”声。

现场的演员正打得昏天黑地，突听导演喊：“怎么半天还没有被打死的？打死几个！”导演的话音刚落，顿时就有一半多的演员顺势躺在了地上。

导演一愣，继而皱着眉头大叫：“怎么都死了！克脱！”

摄影师停下机器，直起腰来。导演冲到演员们面前：“我是让你们死上几个，你们谁见过说死就都死的！”

围观的群众全都笑了。演员们也都笑了起来。

这时，人群之外有人在喊：“瑞华——瑞华——”

徐筠倩推推瑞华：“叫你呢。”

瑞华：“可能是我姨妈到了。”

徐筠倩：“你姨妈？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

瑞华：“她一直在老家，我都好多年没见过了。”

导演在对演员们说：“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演员们重新站好位置。

又传来“瑞华——”的喊声。

瑞华很不想离开，但又不得不离开：“我要回去了。你来吗？”

徐筠倩摇摇头。胡瑞华自己贴着人群的边儿往外走。

导演又在挥手喊着：“开麦拉！”

胡瑞华家客厅。

瑞华对着一个中年女人行礼：“姨妈。”

姨妈拉起她的手：“啊哟，宝娟都长这么高了。几岁了？”

瑞华：“十六。”

姨妈不相信地问胡母：“宝娟有十六岁吗？”

胡母：“可不。你忘了，这丫头是老佛爷和皇上驾崩那年生的……”

姨妈点头：“真是的，看看孩子们，我们就知道自己老喽。玲儿——”一个同瑞华年纪相仿的女孩走了过来。姨妈：“快来喊宝娟姐姐。”

胡母：“应该叫瑞华姐姐。宝娟是姐姐的小名，瑞华是姐姐的学名。”

姨妈：“那就快喊瑞华姐姐。”

玲子对瑞华嫣然一笑。

胡母看着玲子，对妹妹拍手道：“这玲儿活脱脱就是你小时候的模样！”

瑞华着急地：“妈，我可以出去了吗？”

胡母嗔怪地：“就知道贪玩！带玲子妹妹一起去！”

瑞华拉着玲子的手：“我们走吧。”

胡瑞华家门口。拍电影的导演正在跟胡家的一个老妈子求情，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

老妈子：“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问我们家太太吧。”

瑞华、徐筠倩和玲子拥着胡母往门口走，一边走一边七嘴八舌地说着。

瑞华：“他们就是想在我们家门口拍电影。”

胡母：“在我们家拍电影？”

玲子：“他们刚才找了好几家，那些人家都不肯……”

胡母：“为什么都不肯？”

徐筠倩：“他们嫌在自家门口拍电影不吉利……”

瑞华：“其实有什么不吉利的！”

四个人说着来到了门口。

老妈子带着导演迎过来：“太太……”

导演冲胡母拱手道：“请太太帮个忙吧，我们就借用贵府从门口到院子的这点地方……”

瑞华：“妈，您就答应了吧。天色再晚了他们就拍不成了！”

导演：“小妹妹说得蛮在行嘛！”

胡瑞华家客厅。

姨妈很不解地对姐姐说：“你怎么能让他们在自家门口拍影戏呢？”

胡母：“他们也不容易，能与人方便的为什么不帮忙？”

姨妈显然对此不太以为然：“没见过有这样给人方便的！玲儿——”

姨妈喊着玲儿，走出门。

胡家门口，瑞华三人正围着看摄影师架机器，姨妈走了过来。

姨妈：“玲儿，跟瑞华姐姐一起回家！”

玲子：“妈……”

姨妈没商量地：“你忘了我平时是怎么对你说的？你们可不比里弄里那些没规矩人家出来的小姐！”

几个女孩子吐吐舌头，跟着走出来的胡母对瑞华表示让她听姨妈的话。瑞华只得带着玲儿回去。徐筠倩想了想，也跟着进院了。

瑞华小声地：“咦，你怎么也来啦？是不是也怕被我姨妈骂？”

徐筠倩：“我才不怕呢，不过是突然想起来，在你们家楼上其实比在下面看着还方便呢。”

刚才有点垂头丧气的瑞华闻言顿时来了精神：“真是的！你这鬼脑筋！”说着，拉起玲子，三人就往楼上跑。

上楼后，徐筠倩往楼下看了一眼：“还没开始呢。你姨妈可是没有你妈妈开明。”

玲子：“我妈妈从来都是这样。平常不论是文明戏还是影戏。她一律都不许我看。”

瑞华：“为什么？”

玲子：“她说女孩子看多了那些东西会变得不安份。”

徐筠倩同情地：“安份不安份，那都是自己的事情，跟电影有什么关系？”

瑞华：“是呀，我爸爸就不反对我看电影。我爸爸说电影跟文明戏比起来，得算是了不起的科学。”

玲子：“你爸爸真好。我爸爸，正经比我妈还讲究多呢！”

徐筠倩在窗前喊道：“快来！开始啦！”

两个人跑了过去。

摄影机已经架在院子后面。一个在刚才的那场“打斗”中受

了“伤”的人跌跌撞撞地冲进门来，栽倒在地。男主人看见受伤的人忙跑来想要救护他，但因手上没有什么合适的道具，只能用手上的扇子不停地为他扇风。本来已经“气息奄奄”的“受伤者”被扇得忍不住打了个大喷嚏。

导演气急败坏地大喊：“克脱！你见过哪个快死的人还打喷嚏！”

胡瑞华家楼上，瑞华三人已经笑成了一团。

玲子：“‘克脱’是什么意思？”

瑞华：“就是‘停’的意思。”

玲子笑了起来。

徐筠倩：“这有什么可笑了？”

玲子指摄影师：“那个人大概是照相的吧？给影戏照相的？”

徐筠倩故意地：“那是摇冰淇淋的！”模仿摇摄影机的动作：“像不像是在摇冰淇淋？”

瑞华：“快看，女演员出来了！”

楼下院子里，一化过妆的女演员正冲到“受伤的人”面前，一边大声喊着，一边将那人的头抱起来，搂在自己的怀里。很夸张地作出悲伤的表情。因为她们是在楼上，所以听不见她在喊什么。

徐筠倩：“这个女的有点像张织云……”

瑞华：“不像。一点都不像。”

玲子赞同瑞华：“张织云比她漂亮多了。”

瑞华很意外地：“你也晓得张织云？”

玲子：“那当然。”

徐筠倩：“你们家不是不让你看电影吗？”

玲子：“我偷着看几场总是可以的嘛！”

徐筠倩：“那你晓得张织云的称号是什么吗？”

玲子：“‘悲剧圣手’！”

徐筠倩：“真是什么都晓得！那王汉伦呢？还有殷明珠，还有杨耐梅？”

玲子一口一个地“晓得晓得”。

瑞华：“这些明星里面你最喜欢哪个？”

玲子：“张织云。”

瑞华抱住玲子：“跟我一样！”

玲子：“还有杨耐梅。”

徐筠倩高兴地：“那跟我一样！”

胡瑞华家。

胡母跟妹妹在一起一边聊天儿一边做着针线。

姨妈看着胡母正拆一件成衣：“怎么拆了？”

胡母：“反正当年也没怎么穿过，想想与其一直压在箱子底下，还不如拿出来改个式样给瑞华。”

姨妈看着姐姐：“我们从小可从来没穿过旧衣服改的东西……”

胡母笑了笑：“能省的为什么不省呢？”

姨妈替姐姐抱怨：“姐夫也是，放着好好的京奉铁路总稽查不当，偏要自己做生意……”

胡母平平淡淡地说：“人生在世就这么几十年，不是万不得已，凡事最好不要勉强。你姐夫那个人你又不是不晓得，给他做官就像是给他服苦役一样……”

瑞华和玲子跑了进来，两人都喊着“妈”。

姨妈抚着胸口说玲子：“又跑！又跑！一点小姐的样子都没有！”

胡母笑着对瑞华道：“听到没有？真应该让姨妈好好管教管教你！”

瑞华：“爸爸说了，跑跑跳跳身体好。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